

生死之交

田家屯像個隆起的鍋蓋，翻扣在東北平原廣袤富饒的黑土地上。這片廣闊的天地間，多少傳奇不動聲色小火慢燉，一些情節在更廣闊的時間裡頭氤氳揮發，一些記憶在塵封下緘默。

浩子爹是田家屯的一個傳奇。據說當年，這個蕩漢子隻身潛進敵後，從鬼子看守的槍口下，把活人團團個兒救出來了。

屯裡的小年輕不信，急赤白臉地嚷，就他那小身板！正要撕扯編排，被老人挨得啞了火。

田家屯上了年紀的都記得，20年前的冬天，日頭凍得毛毛的發白，一年到頭操勞的手怎麼都伸不直，從早到晚得圍著村長田老六家的火盆子取暖。到了正午時分，瘦猴樣的浩子爹挑了竹擔，一頭挑著不滿周歲的浩子，另一頭挑著被褥和乾糧，後頭跟了吮著大拇指傻笑的浩子娘，自村前封凍的土路晃晃悠悠走過來。浩子爹在村口卸了擔，向田老六家的討來熱水，沖一碗稀米糊，倒出小半碗，喂給浩子一口，剩下的米糊被傻婆娘搶去，轉眼舔了個精光。

田家屯民風淳樸，村民見浩子爹可憐，紛紛勸他歇歇腳，開了春再走。田老六在後山山腰收拾了間護林人的小屋，留下半石苞米，將浩子一家安置下來。隔年春天，山裡冰雪解封，采中藥的上山一瞧，好傢伙，一家三口齊齊整整，浩子白白胖胖呀呀學語，傻婆娘把小屋前後後收拾得清清爽爽。浩子爹從山上接來山泉水，房前屋後種上苞米，綠油油的。日子穩穩當當過起來了。

幾年過去，鄉里給上了戶口，屯裡分了地。浩子一家搬下山，一株苞米紮根到了田家屯的黑土地裡。

屯裡人發現浩子娘竟然不傻了，除了愛拉著人神經兮兮講述浩子爹孤身救人的傳奇故事。人們似笑非笑瞷兩眼浩子爹風吹弱柳的身板，把嘴邊的疑問咽回去，也不吭聲。癩子治好了還留下疤呢，浩子娘那是腦袋裡的毛病，還不興留點後遺症啥的。

浩子娘自說自話，這些年說乏了，或是毛病好利索了，漸漸不提這茬了。

田家屯的孩子一窩窩的，野草似的見風就長。浩子卻一直是家裡的獨苗苗。浩子長到20歲，身高一米八，大方臉，濃眉大眼，別提多精神了。

浩子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，按田家屯的傳統，浩子娘操持著請十裡八鄉的媒婆登門，請客吃飯，讓媒婆察看家境和小夥，好給獨子說個好媳婦。

讓人納悶的是，媒婆來了一撥又一撥，卻都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無回。這是為啥啊？

媒婆們吃百家飯行千里路，眼睛都毒得很，一進門冒起了問號，浩子爹和娘乾巴瘦

小細眉小眼，怎能生養出高大魁梧儀錶堂堂的小夥子？回頭一嚼舌根，斷定這戶外鄉人來路不明，恐非善茬，都不敢給介紹姑娘家。

浩子娘打聽之下弄清楚了原委，當場七魂丟了六魂，魔怔了。

夏天天黑的晚，浩子跟爹扛著鋤頭從地裡回來，一排瓦房黑燈瞎火。年輕人到底不扛餓，浩子竄到灶房，剛要揭鍋蓋，見他娘像根乾枯的木頭杵在灶前。

“娘，咋不做飯哩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娘，做飯吧，俺餓了，俺爹還餓著肚子去挑水。”

“你爹，死了……”浩子娘像只破口的老風箱，突然抽搐著號起來。

哭過後，浩子娘的心像大風刮過後的曬場，清清明明。她想起來一個人，是浩子爹，又不是浩子爹。

浩子爹挑水回來，娘兒倆還揀著腦袋講著話。浩子爹聽進去了，腳好像踩在棉花上，肩上的扁擔搖搖晃晃，他迷迷糊糊地返回井口，蹲在井墩邊發呆。

浩子爹也想起來一些事。張大強和王二狗打小一起長大，一個魁梧陽剛，一個瘦小精幹。倆人好得穿一條褲子，同時喜歡上鄰村的姑娘二秀，同時扛槍上了戰場……

明晃晃的月亮掛在樹梢，蠅蠅在草叢裡竄來竄去。浩子爹不知怎麼撞到一隻水桶，水桶“咣啷”一聲倒下，水嘩嘩地倒流回井裡。

20多年前，也是在這樣的夜晚，王二狗作為戰俘被押送靶場，“砰！”埋伏在草叢裡的張大強拉響手雷。押送的鬼子誤以為中了埋伏，撲倒在地，王二狗像猴子似的鑽進灌木叢，不見了蹤影。

“好哥們兒，你把她讓給我，我欠你一條命！”王二狗跑得飛快，沒有回頭，耳畔響起張大強結婚那天醉醺醺對他說的話。

王二狗退役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回去找二秀。二秀剛生下兒子，在丈夫張大強叛變和死亡的傳言刺激下，有點兒瘋瘋傻傻。王二狗照顧了一段時間孤兒寡母，鄉間流言洶湧而至，二秀的病情加重。無奈之下，王二狗帶著二秀和孩子遠走他鄉。

“你記住，打今兒起，你王二狗死了，活下來的就是他張大強。”多年前，死去的田老六在證明上簽完字，咬牙切齒地對浩子爹說。

“該死，早就該死了。”浩子爹苦笑。井裡一輪破碎的圓月，照得他心慌慌的。

“爹，俺娘喚你回家吃飯。”張大強，不，浩子來了。

浩子拎起倒空了的水桶，麻利地下桶，上提，穩穩地將井水打上來，又將兩隻水桶的繩子往扁擔兩頭一扣，下腰，起身，挑起擔子大步走了。

浩子改名了，從“張浩”成了“王浩”。

左白白只會一招：點人暈穴。

這是老爹左捕頭教的。左捕頭說，遇見“飛燕子”，點了對方穴道，可以逃走。左白白很不滿，自己想抓“飛燕子”呢，還逃？

爹在雕一個小木人，眉眼很像左白白，準備當成左白白十三歲生日禮物，聽了左白白的話，他呵呵笑了：“你？別讓‘飛燕子’抓了。”

“飛燕子”偷盜富戶和官府，臨走，扔下一枚銅制飛燕子。大家不知他相貌，就稱之為“飛燕子”。

縣令讓爹抓“飛燕子”，爹抓不住，有一次還讓飛燕子暗器傷了胳膊。他抓不住“飛燕子”，就認為左白白也不行。

左白白很生氣，暗下決心要抓住“飛燕子”，讓神捕老爹下不來台。

他拿了幾枚爹收集的飛燕子的暗器走了，剛走進一條小巷，發現一個蒙面黑影一閃，跑了。

他想，可能是“飛燕子”。左白白撒腿就追，追到一處樹林，“咚”一聲落在陷阱裡。陷阱邊閃出兩個蒙面人，一個沙啞嗓子道：“那麼容易上當，還走江湖呢。”

他被兩個蒙面人用繩套拉上來，帶進一間房子。

高個子問：“你是左捕頭的兒子？”

他點頭。高個子又說，如果他寫信告訴他爹，自己落在“飛燕子”手裡，讓他爹停止捉拿，就算了，否則，就殺了他。

左白白說：“讓我爹抓，他也抓不住。”

“為啥？”

“他不是對手。”

矮個子沙啞著嗓子說：“聽我們老大的。”

左白白無奈，按要求寫了信。

高個子將左白白綁好，拿信走了。左白白說口渴，小個子拿一碗水來，左白白突然用頭一撞，將小個子撞倒。蒙面巾掉了，面前站著的竟是同一個學堂讀書的曾小溪。

左白白得意道：“在陷阱裡，我就猜出是你。”

“憑什麼？”曾小溪問。

左白白分析，自己行走江湖，只有自己老爹知道，另外告訴了曾小溪。自己落入陷阱，蒙面人笑話自己走江湖，不是曾小溪是誰？再說了，故意沙啞嗓子，不就是為了遮掩聲音嗎？如果不是熟人為嘛那樣？

曾小溪驚歎道：“左白白，你真聰明。”

左白白說：“放開我。”

曾小溪無奈，解開繩子，請求左白白別抓“飛燕子”。左白白問為什麼。曾小溪說自己爹叮囑的。左白白睜大眼睛：“你爹是‘飛燕子’？”

“你看我爹像‘飛燕子’嗎？”

左白白搖頭，曾小溪的爹很胖，不像會來無影去無蹤。

曾小溪說：“‘飛燕子是整個豐城百姓的恩人。去年遭災荒，家家戶戶都沒餓肚子。你猜為啥？”

左白白搖頭。

因為，空中飛來了銀子。曾小溪說，那晚，他家的院中也飛來一塊銀子，壓著張紙。上寫：趕快買糧，救濟老小。紙上，畫著一隻“飛燕子”。

左白白

決定，呆在曾小溪家。這樣，他爹接到他的信，就不敢抓“飛燕子”了。

可不去，咋走江湖？

曾小溪聽了也點頭，他也想走江湖。

兩人將頭髮弄亂，臉上抹上鍋煙，裝成兩個乞丐出去了。

也就是這次上街，他們遇見了朱大少。

朱大少很厲害，一拳能打死一頭牛。朱大少上街，人人閃避。

這次，有個賣菜老頭沒來得及躲閃，撞著了朱大少。朱大少吼道：“眼睛瞎了啊？”一拳過去，沒砸著老頭，“噹啷”一聲砸在扔來的一個破碗上。

破碗裡還裝著豬糞，飛了朱大少一身一臉。

朱大少青筋凸起，側過頭，看見髒兮兮的左白白，惡狠狠道：“是你？”

朱大少拳頭舉起，砸向左白白，被一隻手抓住，是左捕頭。左捕頭說：“你很英雄啊，對孩子動武。”左捕頭說著，手上加勁，就傳來咯吧咯吧的聲音。朱大少跳著腳喊：“骨頭快碎了！哎哟——”

趁這空兒，左白白和曾小溪溜了。曾小溪道：“你爹好功夫。”

左白白道：“還湊合。”他心裡相當不滿，咋當爹的，有那樣的武功，卻藏著掖著不教自己，真沒勁。

左白白想，老爹不教，自己不能練嗎？

曾小溪一聽，也想練。

兩人每晚後半夜在街道使勁跑，練輕功。那晚正跑著，左白白道：“趴下。”兩人趴下，見一個人影扛一個包袱，在那邊牆角一晃，不見了。

曾小溪道：“飛燕子。”

兩人跑過去，曾小溪看見地上有個東西，撿起來，是個木雕人。

左白白一把抓過來道：“是我剛才掉的。”

曾小溪說：“明明是那人掉的。”

左白白說是自己的。曾小溪還要爭辯，左白白威脅他，如果曾小溪還認為這不是自己的，自己就不帶他練功了。

曾小溪只有乖乖答應了。就在左白白撿到木人的第三天，“飛燕子”讓差役抓住了。當時，對方正睡在靠近縣衙府庫的斜馬小巷，身上還藏著幾枚“飛燕子”。

對方蒙著面紗，被拉到縣衙，縣令一把扯掉面紗，竟是朱大少。

朱大少大喊冤枉，說自己從未盜竊庫銀，自己跑到斜馬小巷，被人點了暈穴，睡著了。

縣令道：“編，使勁兒編。”

“大人，我說的是真話。”

縣令說，就朱大少的功夫，被人點了穴，可信嗎？所有差役都搖頭：“誰信誰傻子。”

朱大少被關入死牢。

左白白告別曾小溪回家，他將撿到的木人交給老爹，老氣橫秋道：“別再掉了，不然，我可救不了你了。”

左捕頭嘆道：“是，少俠。”

左白白想呵呵地笑，卻忍著，很有少俠風範。

阿P當主演



最近，有個劇組要招演員，阿P也去面試了，畢竟他一直自稱“表演愛好者”，平時沒少在這上面花時間。

到了現場一看，好傢伙，人山人海！大家都很專業，演技、臺詞、形體都比阿P強很多。輪到阿P面試了，一進房間，就見一排長桌擺在面前，幾位評委坐在桌後，中間是一位胖導演。阿P只好硬著頭皮上了，演著演著竟然忘詞了，一忘詞他就緊張地冒出了一句方言，這可把眾人逗樂了。

阿P以為自己肯定會落選，誰知胖

導演竟然宣佈，他當選了這部戲的主演！

原來，近幾年抗戰劇頻“爆雷”，觀眾越來越不滿，胖導演就決定拍一部由小人物來當主角的抗戰片，主演一定要找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，在這一點上，阿P就很符合，他不光長相普通、身材普通，甚至連普通話都很普通。

一聽自己竟然脫穎而出，阿P別提有多得意了。

當天夜裡，阿P很晚才回家，老婆

：“神仙啊，幫我實現第二個願望吧，我要重新勝過王大！”

神仙答道：“行，但你必須把生意從兒子手裡要回來。”

李二答應了。他接手後生意蒸蒸日上，人們又改叫他“李大”了。可由於積勞成疾，他沒撐多久又病倒了，不得不把生意重新交給兒子。李二的兒子是個庸才，接手後生意每況愈下。

李二眼看大勢已去，又想起神仙這根救命稻草，便隔空喊道：“神仙啊！我還有第三個願望呢，幫幫我吧，我咽不下這口氣啊！”

神仙瞬間出現了，說：“好，我來幫你咽下這口氣！”說著，神仙對著李二的口鼻輕輕揮動雙手。

突然間，李二頭一歪，就悄無聲息了。

守在病床邊的兒子上前探探李二的鼻息，大哭起來：“爹啊，您怎麼就咽下這口氣，扔下我去了呀！”

小蘭剛想發火，阿P就將一份演員合同拋在茶几上。小蘭見了，驚訝地問：“阿P，這可是真的？”

阿P得意地說：“這還能有假？我馬上就要變成名人啦！”

半個月後，劇組開工了，阿P在拍攝第一天就出了問題。有一場戲，阿P扮演的角色因為一個誤會被痛罵，他要將帽子扔在地上，然後憤怒地吼出“他娘的，老子不幹了”這句臺詞，可這情緒阿P怎麼也演不好，只得一遍遍重來，整個劇組因此都不能停工吃飯。

最終，胖導演失去了耐心，怒道：“不拍了，是誰找的這麼一個人來當主演？簡直在浪費時間！”

阿P暗自委屈：當初不是你選的我嗎？為了不丟掉這份工作，阿P只得忍氣吞聲地說：“導演，請再給我一次機會吧！”

胖導演正在氣頭上，指著阿P就是一頓破口大罵，這讓阿P忍無可忍，他憤怒地將帽子一扔，吼道：“他娘的，老子不幹了！”阿P轉身剛走幾步，胖導演就笑嘻嘻地叫他回來，然後把他拉到攝影機前，讓他看一下重播。阿P看見剛才自己憤怒的一幕被偷拍下來，演得太真實了！他這才明白，原來胖導演是故意對他破口大罵的，就是為了激起他憤怒的情緒。

晚上劇組收工，胖導演見阿P一個人在搬椅子，關切地問：“怎麼不請個助理來幫你？”

阿P笑了笑，說：“我一個人能行，況且找助理還要花錢呢。”

“這你就不懂了，請助理不就是为了撐排面嘛。你好歹是主演，連助理也沒有，太掉身價啦！”阿P一聽覺得有理，便問胖導演在哪兒找助理，胖導演

拍拍胸脯，說：“放心，這事交給我吧。”

第二天，阿P剛到現場，就見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迎上來，一口一個“阿P老師”，她就是胖導演給阿P找的助理——小麗。小麗熱情體貼，主動幫阿P搬椅子、拎背包，自從她來了，阿P的負擔減輕了很多，而且兩人話也投機。

可惜這樣的好日子很快就結束了。這天，小蘭來劇組看阿P，撞見阿P和小麗有說有笑的。小蘭這個氣呀，她把阿P拉到一旁，罵道：“好你個阿P，現在剛當上主演就開始找小姑娘了，等你哪天當上了大明星，那還了得！”

阿P趕緊說：“你小聲點，讓人誤會了不好。請助理是為了減輕我工作上的負擔，你想哪兒去了？”

小蘭眼珠一轉，說：“要不你把你助理辭了，我來給你當助理，你請別人還要花錢，不如請我。”

阿P知道拗不過小蘭，就這樣，小蘭成了阿P的助理。

這天，阿P有一場哭戲，戲中，阿P的隊伍損傷慘重，他一個人抱頭痛哭。這也是全劇的高潮之一，阿P一心想演好，提前練習了好久，但總不盡如人意。開拍前，阿P跑到沒人的角落，通過回憶悲傷的事情醞釀情緒。好不容易想哭了，他趕緊跑到胖導演面前，問：“導演，哭戲什麼時候拍？我醞釀好情緒了。”

胖導演擺擺手：“再等一下，攝影機出了點故障，正在修。”

誰知這一等就是一個多小時，等開拍時，阿P醞釀的那點情緒早就沒了，怎麼都擠不出半點淚花，胖導演只得喊停。這時，小蘭走到阿P跟前，對他耳

帶娃新招

了一部平板電腦給寶寶，讓寶寶自己看動畫片。誰知這一幕被妻子瞧見，妻子生氣地說：“你這爸爸怎麼當的？不怕孩子看壞眼睛嗎？你就不能想點別的事情讓寶寶做？”

大明疲憊地長歎一口氣，突然，他眼睛一亮，有了主意。

大明教寶寶玩起了“剪刀石頭布”的遊戲：“瞧，布吃石頭，石頭吃剪刀，剪刀吃布。如果都出一樣的，那就平手，得重新來過。”大明耐心地教寶寶出拳的手法，寶寶學得還挺認真！

見大明終於用心陪著孩子，

語一番，阿P聽完後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，瞬間進入了狀態。胖導演見狀趕忙吩咐開拍，阿P順利演完了這場哭戲。

拍完後，大家問小蘭到底對阿P說了啥，小蘭笑著說：“我就告訴他要好好拍，我昨天用貸款買了個十幾萬的名牌包，就等著他拿了片酬還貸款呢！”

這邊話音剛落，就聽阿P帶著哭腔喊道：“你個敗家娘們！錢還沒到手就被你拿去買包了，我這麼多天累死累活到底圖個啥啊？”

小蘭“撲哧”一笑，說：“看你那樣，這麼多年你還不瞭解我？我怎麼可能買那麼貴的包？這不是為了讓你哭出來才騙你的嘛！”

阿P頓時破涕為笑，他激動地一把摟過小蘭，說：“原來是這樣，你真是我的好老婆啊！”見到這一幕，在場的人都樂了。

過了一段辛苦難忘的劇組時光後，阿P終於拍完了所有的戲份。

殺青後，阿P就一直待在家裡練字。小蘭問他要幹嗎，阿P說：“等戲開播後我一定會大火的，到時候別人要簽名，我一手醜字怎麼拿得出手？肯定要好好練呀！”

然而等了一年多，阿P的這部戲也沒開播。他問胖導演戲啥時候播，誰知胖導演說，因為這部戲的投資人參與洗錢被捕了，所以這戲也就未能過審。

這仿佛一道晴天霹靂砸在了阿P的頭上，不過冷靜下來後，阿P又想，雖說明星夢泡湯了，但自己還是賺到了片酬呀！再說了，自己也是當過主演的人了，以後老了，面對子孫也有了吹噓的資本。想到這裡，阿P又得意地吹起了口哨……

妻子感到很欣慰，安心地進廚房去做飯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妻子喊大明到廚房幫忙，喊了好幾聲，大明都沒有回應。

妻子探出頭往客廳瞧了瞧，這一瞧她傻眼了：只見大明正在沙發上呼呼大睡，而寶寶則一個人站在客廳裡的大鏡子前，認真地和鏡子裡的自己玩著“剪刀石頭布”……

只聽寶寶重複地說著：“石頭，平手，再來……布，平手，再來再來……”